

第七十一章 猜出花兒來也就是那樣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深夜的皇宮之中，一片凶險的安寧。

聽著皇後的話，太子險些一跤跌坐到地上，滿臉的震驚，吃吃嚔嚔道：“母親，您在胡說些什麼？”

皇後臉上的神色變幻不定，不知道沉默了多久後輕聲說道：“範閑，是你父皇與葉家妖女生出來的孽種。”

東宮太子連連搖頭，怎樣也不能接受這個突發的狀況，頭搖的太久甚至有些暈了，才無神地坐回床邊，訥訥說道：“這怎麼可能？這怎麼可能？”

一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個弟弟自幼流落在民間，太子便感覺人生真的很奇妙，更何況這位弟弟還時常在京中能夠見到，名聲比自己這個太子還要大，手中的...權力似乎比自己也不會小。

他下意識地跳了起來，也許是自我安慰，也許是自我減壓，喃喃傻笑道：“原來本宮還有這麼一位弟弟。”

皇後像看癡呆兒一樣地看著自己的兒子。

太子麵上一熱，窘迫之餘壓低聲音吼道：“那又如何？本宮與他交情向來不錯，更何況他出身不正，總是不能入宮，對我又構不成什麼威脅。”

“對殿下您構不成威脅？”

皇後冷笑說道：“你不要忘記，他的母親之死，與你這可憐的母後脫不了關係，難道你以為他會眼睜睜看著你坐上皇位？就算他有這等度量不來報仇，難道他就不怕你登基之後，再來對付他？”

“範閑，就算為了自保。也不可能讓你登基。”皇後的聲音，就像是宮殿裏催命的符咒，“所以乾兒，你要做好準備。當然。這麼要害的消息，你可不能隨處說去，最緊要不能讓宮裏你那幾個兄弟知道範閑地身世，不然萬一一老一老二他們幾個...”

太子明白母後的意思，聲音變得有些飄忽：“難怪外麵一直傳範閑是葉家後人，父皇卻始終沒有拿出處治的法子，原來...其中另有隱情，不過母後，如果父皇依然如以往一般寵著他，他又有範家和陳院長撐腰。孩兒也不好輕易動他。”

皇後的丹鳳眼裏透著冰寒地味道：“如今自然不能動他，咱們的力量太弱，這宮裏沒人肯幫咱們。所以你先虛與委蛇著，但你可千萬別信，你這個野路子弟弟，會對你存什麼好心思。熬著吧，打今天起。你就老老實實地熬著，什麼多餘的事情也別做...春闈案後，你說的對。什麼權力，都不如你父皇的喜愛來的要緊，隻要皇上依然信任你，範閑他也不敢動什麼。咱們熬到將來...總會有法子的。”

太子默然無語，心中對於母後的看法卻有些不以為然。

...

天亮了。

在粥鋪裏繼續說範府葉家八卦的人們在繼續著，監視著百官動向的監察院一處在警惕著，範府滿門上下在惶恐之餘假裝鎮定著。皇帝在頭痛，太後也在頭痛，範尚書提早來到戶部衙門。麵色如昨，談笑風生，並無異樣。陳萍萍沒有回陳圓，留在了監察院，用那雙有些昏濁地雙眼注視著京都發生的一切。

街上傳來刷刷的掃地聲，範閑按費先生地方子在按時服藥，手裏拿著那本無名功訣發呆，上卷他早就已經練完了，下卷卻是一直沒有尋到法子，尤其是眼下真氣全散，經脈千瘡百孔的情況下，他不敢依著下卷的敘述強行調動真氣。

關於身世那件事情，範閑的心態已經平穩了下來，天要下雨，娘沒嫁人，未婚生子，由她去吧，反正這事兒輪不

到自己來負責任。

如果宮裏對母親的忌憚真地如此強烈，連自己這個穿越福康安都不肯容留，那自己還理會什麼？大不了就是一場廝殺罷了。如果皇命臨頭時，自己指使不動監察院、啟年小組，又是真氣全無，事情到了最危險的地步，就別怪自己聽從老師的意思，違背老媽地意思，開始藥水噴蚊蟲，用毒藥破開一條血路！大刀砍螞蟻，用重狙崩他幾個宗師！

葉流雲不在京中，軍隊對於極少數人很難發力，他想像不出來，誰能留住這樣一個變態的組合在這時候，範閑的心反而平靜了下來，開始逐漸感受到了一點點，當年那個叫葉輕眉的小女生，帶著瞎子叔和那個箱子，與整個天下為敵的氣氛。

有點小小緊張，有點小小興奮。

當然，能不發展到這一步是最好的，畢竟自己還要考慮範府的利益，父親妹妹妻子這些人的安全，還要考慮許多與自己交好的人地生死，圖窮匕現，隻是最後一招，能夠保持當前的穩定，才是範閑最迫切的需要。

因為他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，而那些事情，必須依靠目前的權力與地位。

接連兩日沒有人來範府拜訪，就算與範家關係最親近的人，也不會選擇在這種風口浪尖時前來打探消息，很令人奇怪的是，靖王也沒有來，據啟年小組暗中回報的消息，這位花農王爺不知因何感慨，丟了花鋤，棄了糞糞桶，隻在府上倚欄飲酒，老淚縱橫，似有所感。

與範閑交好的那些官員們，包括辛其物、任少安這些少卿派在內，都在小心翼翼地觀看著，等待著朝廷針對這次流言，會做出怎樣的反應。

沒有人敢在這時候，做出任何表態。

宮中。

寧才人穿著一身極合身的衣衫，正在冬日暖陽之下繞著那棵枯幹大樹繞著圈，這是她許多年來的習慣，這位當年的東夷女俘，如今的宮中貴人，始終是閑不下來。

不知道繞了多久。在一旁安靜侍立著地大皇子終於忍不住了，歎息道：“母親，究竟有什麼事情？”

皇子在宮外自有府邸，更何況大皇子因為西征之功。已經成為了皇子當中第一位親王，自然不能再住在皇宮裏。皇室規矩多，就算他要入宮拜見母親，中間的規矩也是有些複雜。今日寧才人用了些手段，跳過許多障礙，直接將自己的親生兒子召進宮來，卻是一直繞著樹發怔。

大皇子明知道母親肯定有要緊事要交待自己，不然一定不會如此引人注目地壞了規矩，隻是...他在心裏想著，難道和最近鬧的最凶地那個傳聞有關？

“聽說了吧？範閑的身世。”寧才人終於停了下來。自手腕間抽出一方素帕胡亂揩拭了一下額上的汗珠，麵色一片嚴肅。

大皇子心想果然是此事，恭恭敬敬地遞了一杯溫茶到她的手上。點頭應道：“孩兒知道此事，不過事出突然，又無實據，看父皇和太後祖母的意思，是斷不會信這些小人造謠的。孩兒也是不信。”

寧才人看著自己的兒子，冷笑道：“不信？我看這天底下都開始信了！”她忽然氣鼓鼓地一拍石桌，恨聲說道：“院長大人這次也不知是怎麼回事。竟然會大力壓製這道傳言，難道不知道，這樣反而會讓別人相信這件事？這讓範閑怎麼辦？”

“範閑？”她忽然有些走神，半晌之後才清朗歎道：“原來...她還有個兒子，原來就是範閑。”

大皇子當然清楚母親說的她的是誰，自然是那位當年於慶國隱放光芒，最後慘淡收場的葉家女主人。他猜忖著母親地意思，試探著說道：“您的意思是？”

寧才人雙眉一橫，不怒自威。凜然說道：“我們東夷之人，最講究恩怨分明！範閑身世被揭，不論陛下還念不念葉家當年的功勞，東宮裏那位...肯定是容不得他，你給我聽好了！”

大皇子在外人麵前，乃是位驍勇善戰地名將，是位壯猛好漢，但在寧才人麵前，就像順服無比的小貓，下意識裏雙腳一並，像個小兵一樣立於母親身前，沉聲道：“請母親訓下。”

“若事有不協...”寧才人眉宇間流露出一絲悍意，“不管你用什麼法子，無論如何，也要保住範閑的性命！”

大皇子想也未想，便應了下來，對於母親的意思，他從來沒有違逆過，隻是心中依然有些疑惑，他知道母親當年在京都流血夜一事當中，曾經扮演過某種角色，他隻是不明白為什麼母親會對範閑如此回護，竟是命自己要緊時，可以動用手下兵馬...這和造反也沒什麼差別了。

“如果沒有陳院長救命，當年我根本沒可能從北邊山水間，跟著陛下回來。”寧才人冷漠說著當年的事情，“這件事情你是知道地，可是就算我活著回到京都，迎接我的，依然隻是宮中的一道縊令...我是東夷地女俘，當時沒有人知道我已經懷上了你。當年如果不是葉家姑娘發話，你，我，如今早已是兩條遊魂。”

寧才人深吸了一口氣，說道：“範閑的母親，救了你我母子兩條性命，當年她出事的時候，你還小，我根本沒有任何力量...但如今不同，你手中既然有了些力量，就一定要保住範閑的性命。”

庭院裏一片安靜，冬日的陽光疏疏淡淡地灑了下來，照在這一對真率純真、快意恩仇的另類皇族母子身上。

“如果父皇不能容範閑。”大皇子輕聲說道：“我雖掌著禁軍，隻怕也起不到太大作用...也罷，大不了還對方這條命。”

“沒有這麼可怕，你馬上就是要成親的人了，我怎麼忍心讓你去冒險。”寧才人盯著他的眼睛說道：“陛下的態度，你不用考慮，隻是盯著東宮那邊。”

大皇子心中似有所動，馬上想到了某個問題，他雖是疏朗心性之人，卻不是愚魯之輩，半晌之後震驚說道：“如果是葉家後人，父皇斷不肯留下範閑，而看這幾天地動向...隻有一個可能！”

寧才人似笑非笑道：“終於猜出來了？娘也是這般想的，能讓陛下不追究當年所謂的謀逆之事。甚至連太後老祖宗都保持沉默，隻有一個解釋，範閑飛庫網不僅僅是葉家姑娘地兒子，也是...他自己的兒子。換句話說，範閑，就是世人從來不知道的一位皇子，是你的兄弟。”

大皇子麵色變得有些難看，雙拳緊握，有些難以接受這個事實，半晌之後才遲疑說道：“難道...範閑真是父皇地兒子？那範尚書呢？...如果這些都是真的，為什麼父皇當年要將範閑送到澹州？”

寧才人冷笑道：“當年？當年的事情誰能完全清楚，不要忘記範閑的母親，可是讓宮裏最有力量的那兩位婦人恨到了骨頭裏。”

大皇子眨了眨雙眼。有些不敢相信這句話是從母親的嘴裏聽到的，在心中思忖良久，說道：“如果母親都能猜到範閑的真正身世。我看宮外或許早就已經傳開了。”

“猜到就猜到吧。”寧才人揮了揮身上的灰塵，英氣十足說道：“說不定這是院長大人願意見到的，說不定整出這些事來，是他老人家在替皇上分憂解難，畢竟陛下大概也不知道怎樣安排自己這個兒子。”

皇帝怎樣處治範閑？這是最近這些天京都官員百姓們最關心地問題。如果傳言是真，範閑隻有被索入獄一條出路。如果傳言是假，宮中也應該透過某種方式。比如封賞，比如口頭慰勉之類的來消除影響。

傳言越傳越離奇，而監察院的反應，範府地安靜，似乎都在證實著這條傳言，範閑，就是當年葉家女主人的遺孤，問題是：宮中一直沒有派人來抓他！

這事情就變得相當有趣了。

陛下保持著沉默，宮中保持著沉默。人們糊塗之餘，開始猜測不止。朝官們本來都保持著聰明的平靜，就連都察院禦史們也隻是小翼翼上了幾封奏章，講述了一下京中流言，但陛下留中不發，官員也無可奈何。

這種猜測，隨著一位膽大智商低的官員跳將出來，惹出了朝堂之上的一陣風波後，終於達到了峰值。

這位官員姓毛名閱良，乃是禮科給事中，負責審閱奏章，辯駁矯正出言不當者。這位糊塗官員本性粗直，一心向往聖人圓滿之治，最見不得任何於朝廷顏麵有損之事。關於範閑身世地傳言在京都流傳起來後，毛閱良完全傻到極點的忽略了同僚們的沉默，直愣愣地當朝進言，請陛下旨訓斥這等不實傳言，還範提司大人一個清白名聲。

朝堂之上，皇帝隻是淡淡道了句：“清者自清，濁者自濁，愚民好事，眾卿何須混雜其中，失了體麵分寸。”

誰知毛閱良卻是不依不饒，硬說流言對範提司官聲有損，若流言為假，則應朝廷明文駁斥，若流言為真，則應依慶律追究範提司隱瞞朝廷、私入朝堂之罪，範府勾結賊人，心存不軌之罪。

即便這些流言荒誕不可信，但至少陛下為了朝廷顏面考慮，也應讓兩位範大人自辯一二，而且小範大人已經不合再繼續擔任監察院提司一職，至於內庫...

這番糊塗混帳話還沒有說完，陛下已經是大怒離座，吩咐侍衛將毛閑良叉了出去，痛打了二十廷杖，如果不是最後太後出麵求情，隻怕這位傻到極點地六科給事中，竟是要被陛下活活打死！

沒有人知道，這位六科給事中身後的信陽背景，也沒有人知道，陛下最後的怒意，來自於太後出麵保人。

對於皇帝來說，他最忌憚的，就是自己的母親妹妹與自己的兒子們聯合起來，當此局勢，一代雄主冷漠乃至強蠻地做出了反應，硬生生保留住了範閑的一應官職與爵位，這是一種姿態，一種雄獅守護領地的姿態。

但慶國的官民們並不知道宮裏地問題，廷杖之事一出，京都震驚！聯想到上次都察院上次彈劾範閑，也被慘打了一頓廷杖，人們重新注意到，範閑這些年所獲得的無上聖眷。實在是連幾位皇子都比不上！

再聯想到陛下對於這件事情的含糊態度，人們開始我猜，我猜，我猜猜猜。

人類的想像力有時極其貧乏。有時卻又無比豐富，關於範閑身世地傳言，開始不受控制地逐漸滑向某些人最不喜歡看到的方向。至於這些猜測的背後，有沒有那位坐著輪椅老人的陰暗身影，就不得而知。

總之，在第一個爆炸性地消息傳遍京都之後不久，第二個爆炸性的消息又開始在京都的大街小巷中流傳，隻不過百姓官員們談起這個消息來要顯得更神秘，更小心翼翼，更亢奮無比。

“請問您知道嗎？小範大人。是咱大慶朝皇帝...的私生子。”

“那是，完全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嘛。”

“您見過陛下龍顏？”

“這個...猜的。不過老實說，小範大人天縱奇才。文武雙全，詩才驚豔天下，聲名無遠弗屆，如此人物...也真隻有咱們英明神武的皇帝陛下才能生的出來。”

“那是那是。”

“不過...範尚書就...這個...這個。”

“唉，尚書大人可憐。也怪範老爺的名兒沒取好。”

信陽離宮之中，長公主輕輕畫著柳眉，唇角帶著一絲自嘲的微笑。這位一向自命算無遺策地奇妙女子。在這接連兩番的流言之下，終於知道自己犯了致命的錯誤，她地皇帝哥哥一定開始懷疑她的想法了，而那個叫範閑的小東西...

“袁先生，本宮沒有聽你的意見，錯了。”長公主輕輕抿了一下唇紙，淡淡說道。

“小範大人身世之奇，實在出人意料，頭一樁傳言便已經足以震驚天下。誰也沒有想到還會有第二波。”

如今與黃毅一般，成為信陽方麵首席謀士的袁宏道緩緩說道：“屬下當初勸公主暫且隱忍，便是覺得範閑是葉家後人地消息來的有些古怪，但沒料到這消息之後，是這個令人震驚的猜測。事情發生地太突然，峰頭轉的太快，我們一時應對失措，實非戰之罪，乃天意也。”

長公主如今失去了崔家，利益方麵受到了不可逆轉的傷害，真正開始覺查出那位好女婿的能力，惱怒之餘，再難保持當初居高臨下的冷靜，而她後手的反應卻有些為時過晚，甚至是毫無作用，所以當第一個傳言進入她耳朵後，她未加思索，甚至不顧袁宏道的強力反對，決定利用此事，將範閑拉下馬來。

隻是信陽京都兩地關係不便，她想借著太後的嘴與那名看似愚蠢的六科給事中，先逼著皇帝將範閑地職位奪了，沒料到馬上便收到了第二個消息！

範閑是陛下的私生子？

這個消息別人或許還用猜，但長公主在聽到之後的第一時間內就相信了，開始暗中嘲笑自己的愚蠢，怎麼連這麼簡單的事情，都沒有看明白，白白浪費了一個在朝中的棋子，用了一絲母後對自己的情份，最失敗的是，反而觸了皇帝陛下的逆鱗，平白無故讓範閑就這樣輕巧地重新站住了腳！

一思及此，內心的自嘲與後悔，便像毒蛇一樣咬噬著這位慶國最美婦人的心。

“葉輕眉...”她的頭開始痛起來，像呻吟一般自言自語道：“我這一生，難道永遠都及不上你，甚至連你的兒子，都可以這麼輕易地打敗我？”

京都入夜。

許久沒有出現的五竹，蒙著那塊黑布，沉默地出現在了範府後方的一條小巷之中。

巷子盡頭是一個麵鋪，麵鋪上油燈如豆，在寒風中瑟縮著，一名穿著尋常布衣的漢子正坐在鋪外的長凳上。

凳上的漢子身前沒有麵碗，他衣衫單薄，似不畏寒，麵容平靜到了一種怪異的程度，似乎像是天生就沒有什麼表情，還有那一雙冷漠無情的雙眼，似乎能夠看透世間的一切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